

傷財不一而足

居首列仍竊

非授玉於都

所候轉此則約

就家母好樂

信接正

敬等

天

柱

★长篇历史小说★

林则徐 (上卷)

蔡敦祺 著

鹭江出版社

目 录

(上 卷)

擎 天 柱

楔 子	批龙鳞王鼎进尸谏	谪贤臣林公成黄沙	····· (1)
第一章	梦金凤林家诞麟儿	试奇才郑府择佳婿	····· (36)
第二章	宴鹿鸣双喜临寒门	赴鹭江孤客察民风	····· (77)
第三章	张师诚除夕试才子	林则徐金榜题嘉名	····· (113)
第四章	小京官恩结撑船佬	大循吏喜识经世才	····· (147)
第五章	劾奸恶御史试锋芒	兴水利小民沐鸿恩	····· (189)
第六章	识干才皇上勉良臣	平冤狱万民颂青天	····· (237)
第七章	封粮仓劝捐赈饥民	着孝服抱病督堤工	····· (285)
第八章	辞美差守礼遵正道	浚西湖除弊惠桑梓	····· (338)
第九章	聚宣南友侪抨弊政	督河东躬亲验料秸	····· (383)
第十章	迎藩臣万民陈香案	验年成单车赴灾区	····· (426)
第十一章	申民困单街上奏疏	颂德政群童唱歌谣	····· (473)

(中 卷)

风 雷 激

第十二章	论禁弛鸿胪讥总督	施笼络协揆访制军	····· (519)
------	----------	----------	-------------

第十三章	理旧案监利审恶霸	建新猷湘鄂扫蛮烟	·····	(565)
第十四章	再相逢琦善劝楚督	八召对道光委钦差	·····	(609)
第十五章	邓总督呈函表肺腑	林钦差隔山震虎狼	·····	(649)
第十六章	林钦差怒斥十三行	猾奸夷拒缴鸦片烟	·····	(689)
第十七章	缴鸦片潮生龙穴雨	销毒烟山响虎门风	·····	(732)
第十八章	保主权严命交凶手	卫海疆戮力练水师	·····	(775)
第十九章	穿鼻洋中英大海战	广州城官民齐攀辕	·····	(823)
第二十章	畏夷威琦善割香港	激义愤怡良劾权奸	·····	(867)
第二十一章	威远台双忠慑夷寇	京口镇二士议戍边	·····	(915)
第二十二章	王定九汴梁会挚友	林少穆开封登戍途	·····	(960)

(下 卷)

星 斗 南

第二十三章	布彦泰伊犁迎谪臣	林则徐惠远造水车	·····	(1007)
第二十四章	邓廷桢京城觐皇帝	林则徐南疆勘田亩	·····	(1043)
第二十五章	护回民哈密斗回王	查番情西宁审番僧	·····	(1091)
第二十六章	达洪阿炮轰黑错寺	林则徐泪洒青蔑州	·····	(1137)
第二十七章	审黑白严分良与莠	断是非不问汉或回	·····	(1185)
第二十八章	缪君兰报恩侍汤药	左宗棠求教访夜舟	·····	(1232)
第二十九章	百花洲缪氏构佳句	五虎山林公练团丁	·····	(1290)
第三十章	四十载雨足云归岫	八千里潮翻星陨天	·····	(1344)
尾 声	叹既往送走旧时代	喜回归开创新纪元	·····	(1389)

楔子

批龙鳞王鼎进尸谏 谪贤臣林公戍黄沙

清道光二十二年^①四月二十八日，已是申时三刻，紫禁城里死寂得可怕。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署理河道总督王鼎^②在上书房的值事房枯坐候驾，少说也有两个时辰了。从午后奉旨入宫到这时候，他几次问过上来换茶的太监，都说皇上召穆彰阿在乾清宫议事，于是他心里的烦躁便愈益加剧，恨不得赶到乾清宫去截断穆彰阿^③奏对，向皇帝劝谏一番。

王鼎与穆彰阿同是三朝元老，当朝重臣，从仁宗嘉庆朝沐恩掌理军国大事迄今三十余载，本来倒也相安无事。可是从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④请禁鸦片烟以来，他和潘世恩^⑤举荐林则徐赴粤查办禁烟事宜，穆彰阿便事事与他作对。前年英夷攻占定海后驶舰至津沽威胁京津，直隶总督琦善^⑥在御前攻讦林则徐，穆彰阿怂恿皇帝将林则徐革职办罪以安抚夷寇，他则力主抗战，与琦善吵了一架。无奈皇帝不听净言，竟将林则徐革职交部议，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往广东与夷寇议和。那时他便惊觉穆党已在皇帝跟前得势，力主禁烟抗战的大臣都说不上话了。到了去年春天，琦善丧权卖国案发，被锁拿进京审问，他和汤金钊^⑦、祁

① 即公元一八四二年。

② 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

③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

④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宜黄人。时任鸿胪寺卿。

⑤ 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官至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

⑥ 琦善，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

⑦ 汤金钊，字敦甫，浙江萧山人。时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寓藻^①以为大局有了转机，力荐起用林则徐主持抗英大局。皇帝降旨命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军营效力，他心里充满了希望。谁料不到三个月，皇帝又听了穆彰阿和几个满洲贵族的谗言，将林则徐、邓廷桢^②革职问罪，遣戍伊犁。他闻讯后曾入宫苦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却被皇帝赶出宫来。他气得就差一点要一头撞死在午门，实行尸谏了。

林则徐遣戍伊犁的圣旨下达不久，黄河在开封府一段决口，洪水泛滥肆虐，百年未见。道光皇帝召见王鼎，命他急赴河南治理河患。他觉得机不可失，恳请皇帝让林则徐谪戍中途转赴开封协助规划治水。一来面对如此严重的天灾自己并没有把握应付，完成圣命，而唯一能伏此巨澜的人选就是曾任河督，屡建禹功的林则徐，再则便是让林则徐将功赎罪，冀免流放，也是给道光皇帝留个面子，放一张收回成命的下台楼梯。

林则徐以罪臣身份从戍途上折回，来到洛阳时，正是霖雨连绵，水势日涨时节。开封西北三十一堡河堤崩塌，洪水漫漫开封城，城墙坍塌十六段、一百二十余丈，街市水深丈余。大水汇向苏村口，分南北二股涌入淮河。祥符、陈留、通许、杞县、太康、鹿邑、睢州、柘城、淮宁以至安徽的太和、凤阳、五河等五府二十三州县皆在巨浸之中，连邻近的荥泽、郑州、中牟、内黄、封丘、孟津等十个州县均遭洪患。

眼看数百万灾民尽成鱼鳖，林则徐心如刀割，急与王鼎议定救灾策略，日夜率众泄洪筑堤，亲临工地指挥工程。王鼎年逾七旬，督工困倦时便在肩舆中假寐歇息。林则徐年近花甲，却是日夜奔忙于泥浆浊水之中，实在困倦疲惫不堪，也只在堤上工棚里

① 祁寓藻，字春圃，山西寿阳人。林则徐同年。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

② 邓廷桢，字嶠筠，江苏江宁人。鸦片战争初期任两广总督。

寻个干处随便歪着，合眼一两个时辰，便又起身巡察水情，监督堤工。

如此搏命奋斗将近一年，至此年二月初八日寅时，祥符东河堤坝方告合拢。

二月初十日，王鼎以私俸在河督府衙设宴庆贺堵口河工告成，尊林则徐居首座，与河工有功官员放杯痛饮。午宴未毕，忽报圣旨传到。王鼎急忙率众接旨。谁料来使宣旨未毕，王鼎已如冷水淋头，只觉浑身冰凉，气得白胡子颤颤抖抖，脸色铁青。原来这道圣旨数日前已经发下，此日方才传到，谕旨开头便说：

“上年降旨将林则徐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嗣因东河需人委用，将林则徐调赴河工差遣。现在东河合龙在即，林则徐着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这样一道功罪颠倒、是非混淆的旨意，将庆功宴欢乐气氛一扫而光，在座官吏无不为王鼎受此不公正处置忿忿不平。怎奈圣意难违，众人也只得将庆功宴变作饯行宴。三日之后，王鼎亲送林则徐被解赴戍途。他老泪纵横，涕泗滂沱。

王鼎于四月廿七日傍晚回到北京。他儿子王沆^①给他接风洗尘后，惴惴不安地奉上一份宫门抄^②请他过目。王鼎不看犹罢，一看宫门抄上那道皇帝的《罪己诏》，只觉天摇地动，一拳捶在案上，几乎呕出血来！原来道光皇帝于《罪己诏》中自责“用人不当”，以至英夷屡犯海疆，生灵涂炭；另发一道诏书，却是命宗室耆英^③和伊里布^④速赴浙江“羁縻”英夷，相机拟议和约条款。

① 王沆，时任翰林院编修。

② 宫门抄类似现代的政府公报。

③ 耆英，字介春，正蓝旗人。时奉旨往浙江“抚夷”。

④ 伊里布，字莘农，镶黄旗人。时随耆英赴浙江“抚夷”。

同时，去年因私议割让香港给英夷而革职逮京问罪由刑部定臧应抄家斩首的琦善，却已释放出狱，命其即赴浙江军营效力。耆英、伊里布和琦善这三个“穆党”凑在一伙，除了向英夷投降，割地赔款，还能干得出甚么好事来？

这一夜王鼎再也无法入眠。他辗转反侧，思潮澎湃。他想起了一年来与林则徐携手并肩为泄洪筑坝而风雨同舟的日日夜夜，想起了林则徐多次向他痛陈海疆战事务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据城垣，吾不信也”……更想起了主张弛放烟禁，割让香港的琦善和轻举妄动，丧权辱国的奕山，如今都在穆彰阿庇护下逍遥法外；耆英、伊里布这两个不顾国体、只知一味求和的酒囊饭桶却成了向英夷乞降的钦差，然则两年来先后以身殉国，壮烈捐躯的粤海提督关天培、厦门守将江继芸、凌志，定海守将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以及两江总督裕谦，岂不都是白白丧失了性命？他们九泉之下难道甘心瞑目么？

想到这里，王鼎耳边便像听见万千殉国英烈正在向他呼号：“杀琦善以谢天下！起用林则徐、邓廷桢！严守海疆，抗击夷寇，卫我家园，宁死不屈！”

王鼎再也躺卧不住，披衣起身，唤醒佣人磨墨煮茗，剔亮灯火，便伏在案前写起《河务竣工回京复奏折》。原来清廷制度规定：京官奉旨遣外办事，事毕回京必须先向皇帝回奏办事经过及结果，由皇帝给予赏罚后，方得恢复原职上朝理事。王鼎急于上朝议政，却碍于制度而不能即日上朝；要见皇帝，最快的办法就是要求即日复奏，由皇帝指定觐见的时辰和地点了。所以他虽刚刚回京，未曾歇息便半夜里爬起来写奏折。奏折中盛赞林则徐治

水劳苦功高，冀为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张本，对自己的劳绩倒只是轻描淡写。

三千多字的长奏折，写到鸡啼时分方才成稿誊清，由王沆于上朝时带去依章呈递。王鼎乃三朝元老，治水又是朝廷要紧大事，所以他估计皇帝会即时召他入朝，便一早就穿上朝服，冠戴清楚，坐在家里候信。他直等到中午才见家人王福气喘吁吁跑来禀告：“皇上传老太爷午后进宫，在上书房值事房候驾。”王鼎连午饭也没吃饱就急忙传轿出门入宫。

王鼎到了上书房值事房后，只有太监几回上来换茶添水，枯坐了足足两个多时辰，只觉紫禁城内一片寂静，毫无生气，有如一座死城。日头西移，分明已将入暮。奏折里的话，见驾时要说的话，他早在心里翻来复去默念过几十、几百遍。

蓦然听见“鸦——鸦——”几声鸦啼，抬头望望房外天井，这才知道已是暮色四合，该是掌灯时分了。皇帝何以到此刻尚未驾临？穆彰阿究竟在向皇帝灌什么迷魂汤？皇帝莫非将老臣要复奏的事都忘记了？想到这些，王鼎便浑身躁气，一顿足立起身来，颤巍巍往房外便走。

也正在此刻，听得天井里一阵脚步声，有个太监扯着嗓门唱道：“皇上驾到！传王鼎到上书房侍候！”

王鼎一听传唤，急忙驻足门首，眯起老花眼仔细往天井瞄去，只见暮色中八个小太监各提大红宫灯簇拥着皇帝直入院门，穿过天井向中厅而进。一时王鼎浑身躁气尽皆涤净，心中一喜，急在值事房阶下跪地俯首高声答应道：“臣王鼎恭候圣驾！”

转眼间上书房正厅和东首书房、西首歇房俱已灯火大明，那八个提灯小太监齐齐整整一溜排立在校外柱廊下，道光皇帝早已步入厅中，屏风后转出几个太监来侍候皇帝坐歇，奉上参汤。又过了好一会才听见传唤：“传王鼎。”

“臣王鼎在！”王鼎霍地站起身来，“噫噫噫”几步已跨过天井直来中厅门首，举目看去，见道光皇帝正斜靠在厅中大龙榻的靠枕上歇着，龙榻前那座高脚茶几上搁着个茶盅，已掀了盖，腾腾地冒着热气。王鼎一步跨过门槛，一撩补服下摆便又跪下叩头，朗声颂呼道：“老臣王鼎给皇上叩安！吾皇万岁万万岁！”

这上书房原是王鼎十分熟悉的处所。打从先帝嘉庆十六年他蒙恩特拔升为内阁学士，十九年擢工部侍郎起至今三十多年，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听召来此应对议事了。记得嘉庆十六年先帝召他来此，擢升他入内阁。当时先帝殷殷谕道：“汝办事实心，惜无人及早保荐。朕因考阅文字，知汝学问；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此后这里便成他常来之所。

道光皇帝早知此一掌故，所以每次召王鼎来此议事皆赐坐赐茶，全是尊重先皇心腹股肱之意；而王鼎也因此愈加恭谨守礼，叩头请安一丝不苟。

照往时习例，王鼎这一跪拜叩头，立即便会听见皇帝道声“免礼”，接着便赐坐议事。谁知今日却大反往常，好长一晌屋里竟是寂然无声，空气仿佛都凝住了。

王鼎心中诧异，稍稍抬头往龙榻望去。却见皇上已坐正身子，双目炯炯正逼视着自己，满脸怒容却又透着疲惫。只不过一年功夫，皇上那张下巴尖削的脸上已爬满了皱纹，颊下花白胡子也已全白，头顶至额前茸茸的像铺了层白絮，似已多时未曾剃理过顶发。

王鼎心中不禁一震，但他一想起今日进宫的目的，胆子一壮，索性便抬起头来直面着皇上那尖利的目光。

忽然间皇上右手一扬，怒气冲冲喝道：“王鼎，你好大胆子！”

一道红光闪过，一本红封皮奏折摔在王鼎面前，正是他今早

递呈的《河务竣工回京复奏折》。

“臣不敢！”王鼎跪行一步，捡起奏折，磕了个响头，沉声道：“臣不知皇上责臣何罪。”

“哼，还说不敢！”皇上指着王鼎手中那份奏折，怒容满脸道：“照你所奏，林则徐竟是个大功臣，朕不当将他遣戍伊犁了？在你眼里，朕岂非成了个昏君？”

“陛下息怒，容老臣申明愚衷。”王鼎又磕了个响头。他心中早有预备，知道皇帝读了那道奏章必定有气；但他也深知这位皇帝耳朵软，脾气发过之后，倒也肯听听大臣的辩解。此刻既知道皇上因这奏章而发怒，王鼎心中反倒坦然了，便道：“臣折中所奏俱是实情实言。去年洪患为百年罕见大灾，河南、安徽一片汪洋，数百万人皆成鱼鳖，老臣与河督文冲、通政使慧成俱束手无策。幸得皇上恩准林则徐前来效力，策划通盘治洪工程，又亲自在工地督巡施工，方才能救数百万人命于洪波巨澜。况且历年河工所费甚巨，前此马营堤决，救灾工费一千二百余万；仪封小溃，工费四百七十五万；今次百年罕见大灾，工费却只用六百万有奇，不及马营堤工之半数。若非林则徐筹划得宜又厉行肃贪，安得有此成绩？陛下，林则徐仅是此次工程便为国库节省工帑六百万以上了。”

王鼎素知皇上历来最着重者便是银钱，所以特别强调林则徐肃贪节用之功。果然，皇上听了这几句话，愠怒之色似乎缓减了一些。王鼎见机不可失，忙又缓和了语气奏道：“陛下，老臣昔年蒙先皇教诲：‘人才难得，朝廷应识才善用。’今据老臣年来亲见，林则徐实系难得之干才。虽说办理粤海事务未妥，然遣戍伊犁未免可惜。以老臣愚见，不如令其立功赎罪，叫他就在河督府里干个实差，他感激天恩浩荡，必能效力尽瘁。如此处置，岂非两全其美？”

皇帝听王鼎这番话语，板着脸沉吟半晌，忽道：“朕又何尝不知林则徐有才干，否则前年也就不会差他去两广办事。只是他轻启战衅，以至生灵涂炭，这就罪在不赦了。此次河工节用六百万两，勉强只敷赔偿英夷烟价，怎得以为他可将功抵罪呢！况且英夷两年来占定海，犯广州，掠厦门，扰宁波，万民遭殃。如今其军舰又驶至长江口，沿江攻我腹地。官军连连失利，将士死伤众多，此皆林则徐启衅之故！朕因知他是个人才，这才饶了他一命；你还来啰唆什么！”

道光皇帝这几句话虽是不带火气，淡淡说来，王鼎听了却如闻惊雷。他瞪大两眼仰视皇上，问道：“什么？英夷战船竟驶入长江？”

道光皇帝微微点头道：“正是林则徐惹此大祸，但也怪朕用人不当，致有此祸。如今唯有相机羁縻英夷，赔款议和了。”

“陛下万万不可如此！”皇帝语犹未毕，王鼎已高声驳议道：“议和赔款乃是丧权辱国。战衅全是英夷挑起，岂可怪责林则徐？官军失利，乃琦善撤防之罪。如今英夷虽进犯我长江口岸，但若朝廷决心一战，老臣以为仍然胜券在握！”

“唔？”皇帝脸上掠过一丝疑惑，“依你说当如何处置？”

王鼎见皇上似有商议之意，便挺直了腰，朗声奏道：“自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朝廷厉禁烟毒，林则徐虎门销烟，执法惩奸，深得民心；所以英夷屡犯粤闽皆铩羽奔逃，非但因林则徐、邓廷桢治军有方，亦有赖士民百姓协力襄助官军。至于英夷转攻浙江定海而得手，须责浙省水陆军备废弛之罪。如今朝廷却听信穆彰阿之言，撤了林、邓而代之以琦善，以至大失民心，此后屡战皆败。琦善卖国求降，撤了海防，私割香港，早该抄家斩首，以儆效尤，如今朝廷却网开一面，薄惩而已，教天下百姓如何心服？老臣昨日回京方知陛下差遣耆英和伊里布前往浙江办理夷

务，谅必又是穆彰阿向陛下举荐。此二人既不知兵，亦无文才，怎能办理夷务？穆彰阿妄荐误国，求陛下明鉴，严治其罪！如今若要制服奸夷，首要只在收拾民心。那英吉利国离我大清帝国百万里之遥，其水军远途漂洋而来，虽说船坚炮利，但若我大清官民同仇敌忾，拼死一战，不令登岸，他船上水尽粮绝，不用我军杀他，他渴也渴死，饿也饿死了！若论收拾民心，只要杀琦善以谢天下，立即起用林则徐、邓廷桢总揽海疆水军防务，那自然天下归心。倘若官民协力，奸夷又能奈我何……”

忽闻啪的一声，道光皇帝一手拍在茶几上，喝道：“放肆！原来你今日喋喋不休，竟是为林则徐、邓廷桢开脱罪愆来了。英夷舰队已入长江，南京危在旦夕，若彼分派舰只北上唐沽，只怕连京城也岌岌可危。你倒还在说梦话！念你多年办事勤谨，朕且饶你。羁縻英夷，相机议和，朕意已决。你下去罢！”道光皇帝一脸怒容，言罢站起身来，吩咐太监：“回雅香斋。”举步便走出厅来。他正要跨过门槛，不料背后一股力量扯住，脚下一个趔趄，几乎跌倒。他急忙止步站稳，回头一看，却见是王鼎扯住了龙袍后摆！

原来王鼎见皇上发怒要走，心里一急，竟犯了杀头大忌，一把拖住皇帝龙袍后摆，嘴里只管嚷道：“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嚷了两句，眼里泪如迸泉，只是号啕大哭，再也说不出话来。

道光皇帝气得脸色铁青，正要一脚将王鼎踢开，忽瞥见王鼎顶戴后边拖出那条雪白的辫子又疏又细，只剩得不多的几根长发，兀自拖在背上颤颤悠悠地荡着，这才记起这个辈老头子比自己足足年长了十五岁，已是七十五岁的垂暮老臣，又是先帝的心腹股肱，三十多年来忠心耿耿，办了不少大事，心中不禁生出了一丝怜悯，便提脚一顿，骂道：“王鼎，你这老糊涂！拖朕后裾，

成何体统！”

王鼎不觉将手一松，道光皇帝便急急迈步而出到天井中，忽又回身，向正在愣哭的王鼎说道：“你何必如此着急！河工方竣，你且在家调养数日，朕自会再召你来问话。”言罢才由早已吓得发抖的众太监簇拥着出院门去。

此时天色已全暗下来，上书房三大正房灯火通明，适才目睹皇帝与王鼎君臣顶撞驳辩场面的太监们都已吓得脸青脸黄，皇上一走，他们也各皆避到屏风后隐匿，哪有谁敢来劝慰傻哭着的王鼎呢！

又过了好久，王鼎才忽然惊觉只有自己孤零零跪在正厅里痛哭，两腿早已麻木，便将身子往后一仰，改跪为坐。正是万般无奈之际，却听见院门外清脆的童声远远传来，唤问道：“陈总管，皇阿玛还在书房办事么，快交戌时了，皇额娘让我来请皇阿玛去进晚膳呢！”接着便见两个小太监提着宫灯照路，跟着一位小王子进了院门。

王鼎转头朝天井望去，原来是皇子四阿哥奕訢来了。

这位四阿哥奕訢是成贵妃钮祜禄氏所生皇子，今年方才十二岁，但因三个阿哥奕纬、奕纲、奕绶都因病夭折，因此他实际上便是皇上最年长的儿子。他排行之后的四个弟弟奕訢、奕譞、奕詝、奕詝都称他“皇阿哥”而不称“四阿哥”，所以宫内宫外便也人人都称他“皇阿哥”。

这位因未成年故未另建贝勒府第而仍居宫中的皇子，不但容貌端秀，体魄健硕，而且天赋睿智，聪颖敏捷，大有圣祖康熙大帝之风；虽年尚幼小，却已虑事周详，皇上政务闲暇时候常与他博弈，几乎次次都被他赢了彩头。皇上欣慰之至，这一两年来在宫中召见大臣议事时，也就常让奕訢在旁习听，只是不许插话而已。

王鼎前年出京赴河工任前曾多次入宫召对，早已得瞻这位皇阿哥的风采。他此刻一见进来的正是奕亡，有如船破落海的溺客抓到一片船板，急忙翻身朝向厅门跪着叩头，呼道：“老臣王鼎向皇阿哥请安！”屏风后边即时也跑出四五个太监来，齐齐跪在王鼎身后向小主子叩头请安。

这皇阿哥奕亡脚步轻灵，几步便已来到厅前，红扑扑小脸衬着一身嫩黄长褂，紫红扎腰，天青缎面长统布靴，再加上宽广额庭上剃理得顶净边齐，一条梳编得结实整齐的乌亮辫子直直地垂在背后，确实大有乃祖康熙皇帝少年时倜傥神采。他一见眼前这光景，机灵的眼睛一转，不禁诧异道：“咦？怎么王老中堂会在这儿呢？请快起身，小阿哥可不敢受此大礼呀！陈总管，快扶王老中堂锦垫儿上坐着歇歇。这是怎么回事？皇阿玛在哪儿呢？”

“喳！”上书房总管太监陈松鹤赶紧爬起身来扶王鼎起身，又让另两个太监搀其往侧边锦墩上坐，一面便回道：“回皇阿哥：皇上刚刚才走呢，往雅香斋去了。至于王中堂……是……是今儿午后来……来……”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奕亡两眼射出少年人极罕见的锐利眼光，他心中已知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当初圣祖康熙皇帝定下严制：鉴于明朝因阉宦为患而招亡国之尤，故宫中太监绝对不许干涉政事，违例者即斩不赦。因此宫中太监于政务上的事个个噤若寒蝉，连语言上涉及君臣关系的话也当作“碍语”，不敢直说，必须绕个大弯来讲。今日陈松鹤目睹王鼎直谏的场面，已是吓得三魂不见九魄，此刻自是结结巴巴支吾不清了。

“皇阿哥别难为陈总管他们了，是老臣不好，让皇上生气。”王鼎已由太监扶到西边锦墩上坐着，便揖起手向奕亡一拱，道：“老臣为河工上的事向皇上复奏，可全是实情实言呀！”

“唔？”奕訢转过身来，讶异的目光飞快地从头到脚扫视着王鼎，问道：“前些时我听皇上赞你治水有功，待你回京复奏时，就要晋你为太子太傅了。怎么会生你的气？”

“求皇阿哥给老臣作主！”

王鼎一听奕訢的话，觉得大有转圜的余地，急忙掏出袖中那红封套的《河务竣工回京复奏折》，双手举过头顶，噗的一声跪下道：“这便是臣的奏折，请皇阿哥鉴览！”

谁知奕訢却不接奏折，反而笑道：“王中堂，你这是怎么啦？大臣给皇上的奏章，小阿哥怎么可以接看的呢？快起来，你怎么惹恼了皇阿玛，说给我听听便是。得便时我替你向皇阿玛讨饶罢了。”

“是！老臣着急得糊涂了。”

王鼎向奕訢又磕了个头，两个太监已赶忙来扶他起身，仍在锦墩上坐着。

他喘了喘气，收好红封套，这才缓缓地道：“其实，皇上也不是为河工的事生气，是为了老臣谏阻跟英夷议和，劝皇上莫听穆彰阿误国之言，而要起用林则徐和邓廷桢部署海疆军务，收拾民心，力抗英夷……”

四阿哥奕訢已在王鼎对面的锦墩上坐着，紧抿着嘴细听王鼎的申述，一双眼紧盯着王鼎，似乎想努力看穿王鼎的腑脏。王鼎便将他今日如何奏请让林则徐将功赎罪，如何惊闻英夷军舰驶入长江，如何劝阻皇上不可与英夷议和，如何驳斥穆彰阿误国之论，如何劝皇上再起用林则徐、邓廷桢，乃至如何拖住皇帝的后裾苦谏，所有情节，全都据实细述了一遍。说到末了，竟是声泪俱下。他道：“皇阿哥千万要紧记先帝教诲：‘造物生才有数，国家得人最难！’如今国家正当用人之际，明知林则徐、邓廷桢皆栋梁之才，怎可弃之若斗筲葑菲，谪戍僻壤？老臣倘若知人而不

荐，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呢？”

奕訢听到这话，突然插口问道：“王中堂莫非认为林则徐和邓廷桢都比穆中堂更堪大任？”

这一问颇出王鼎意料之外，他不禁一愣，但闪电瞬间答案却已冲口而出道：“皇阿哥此问极好！穆中堂声望赫然，又是天潢贵胄，两朝重臣，可是先前他举荐的琦善却卖国求降，私议割让香港，以至大启夷寇野心，这可算知人吗？如今两国交兵未见分晓，他却鼓吹和议，又保荐既不知兵也不识文的耆英和伊里布去浙江议和，分明祸藏开门揖盗之心！倘我大清帝国海疆稍有扰动便赔款议和，夷寇必定得寸进尺，从此之后，东南半壁江山可还有王道乐土吗？”

王鼎的话，出乎奕訢的意料。他突然领悟：原来满族大员重臣还有些只知逢迎主子的庸才，汉族官员却也有忠心耿耿、可托重任的贤能干才，怪不得当年圣祖再三诏示要善视汉员，量才擢用了。

奕訢微微点头道：“王中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皇阿玛常称赞你忠心敢言，办事实心，莫道你今日拖住皇阿玛后裾，就是抱住他后腿他也不会降罪的。时候不早，宫门就快下钥，你回家去歇着就是。说不定过两日皇阿玛还要召你封赏呢！”他回头唤道：“陈总管，带两个人送王中堂出去吧。老大人眼光儿不好，你可小心点儿，搀扶着走慢些儿。”

“谢皇阿哥！老臣这就回家候信便是。”

王鼎辞了奕訢，让陈总管搀着出宫，一路上只是叹气摇头。他出了紫禁城，便见儿子王沆和一班轿夫正在金水桥头等候得焦灼不安，都担心羣老头出了什么事。一见他安然无恙，方才放下心来，催促快快上轿，飞也似地抬回府来。到家时已是戌时将半，一席晚饭早都凉了。

王鼎因意外得见皇储奕訢申述谏言，回府后心绪倒平静了许多，一夜安寝无话。次日晨起，他喝了碗小米粥，觉得返京路上偶染风寒竟已痊愈，精神爽利，便安心在家调养，等待皇帝召见。

待到酉时时分，王沆休班回府，王鼎便向他要了当日的宫门抄。展读不久，忽然大叫一声，仰后跌翻在地，后脑猛撞地砖，登时血流如注！

王鼎这一声大叫惊动阖府上下，众人扑来救护，但见他面若金纸，气息奄奄，双目紧闭，牙关咬实，已是晕死过去。

王沆慌了手脚，一面命人将王鼎抬到后院卧房，一面命家人飞速请前街李医师来。

乱了一晌，方闻王鼎喉间格格作响，呕出一口血来，有了鼻息，两目渐张。

王沆见老父苏醒，方才放声号啼，跪在榻前搂住衣衫染血的老父大哭道：“爹啊，不孝儿害了您老人家呀！那宫门抄您不看也罢，看了只当著英放狗屁，怎可因此戕损贵体呀！”

原来当日那宫门抄上有篇耆英的奏章，竟是鼓吹羁縻之论，说是英夷船坚炮利，万国无敌，又说“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把王鼎气得无名火高三百丈，昏厥呕血。

其时王鼎已苏，李医师也赶到为他包扎伤口，诊脉拟方，料理到亥交子时，方唤王沆到一旁殷殷嘱咐，道是老人家乃一时火急攻心，涌上痰来，昏厥倒地，幸而素来身子硬朗，既已醒来，便无大碍，只是头脑撞震，须防呕吐，必须卧床静养才好。嘱毕李医师连诊金亦坚谢不取，告辞去了。

王鼎一直不发一语，直待医师去后，方摆手示意王沆摒退下人，俯耳过来，道：“研墨铺纸，我要写奏折。”王沆泣道：“爹